

从红妆到女囚

南予见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CONG HONG ZHUANG
DAO NU QIU

CONG HONG ZHUANG DAO NU QIU



内 容 提 要

曾几何时,在四通八达的国道两侧,一家家小店犹如雨后枯林里的蘑菇团簇钻出,年轻的侍女敢红敢绿,斗艳争丽,或倚踞门户眉目传情,或倚窗凭栏拦车拉人……不少纯情玉女由此堕入泥坑而悔之太迟。

每个女囚都是痛彻人心的悲剧。此书汇集了十一个真实的案例,从红妆写到囚服。还了她们的犯罪过程,剖析了她们犯罪动机,环境影响,展示了她们变形的灵魂和一篇篇曲折的故事。

如何荡涤这股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环境,如何拯救畸形、扭曲的灵魂,唤回她们的自尊自爱自强?如何构筑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大厦?此书提供了独到的见地和诸多有益的启示,读之使人深思,催人猛醒。

序 章

痛定思痛之一：红灯区的思索

囚，古代谓把罪犯拘禁起来为“囚”。《说文》：“囚，系也。从人在口中。”《尔雅·释言》：“囚，拘也。”《书·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孔安国传》：“囚，谓制其出入。”由此可见囚犯在华夏版图上由来已久。

依照一般的心理习惯，对“男囚”比较容易接受。当“囚”与女人，尤其与年轻女人联在一起时，就觉得惶惑、震惊、不可思议。因为女人是美好的象征，似乎应该是红妆，是花朵，是红艳艳的苹果。人们似乎难以承受这种巨大的生命落差。

从红妆到女囚包容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笔者接触过几处女子监狱，对其中一处的印象颇深。

那是一个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八百米，占地数十公顷的所在。高墙。电网。大门之内，绿树茂密，花草扶疏。灰色的水泥质平房鳞次栉比。甬道笔直，时有着警服或穿便装的警官往返。环境幽静而肃穆。我跨过三道门岗，走进了一个女人的世界，一个堕落了的女人的群落。

有一个尖嫩的声音朝我飞来：“来呀来呀，这里全是处女呀！”一同飞来的还有不同音色的哄堂大笑、狂笑，淫荡无忌的笑。

令人不寒而栗。

她们是如何走进这里来的？

她们是如何跨越这电网、高墙的？

翻了她们的案卷，听了她们还有她们亲属的表白后，我的心便汨汨流血。

她们有人在臂上刺着“金龙”、“玉凤”，有人在心口刺着男人的名字……这是用蘸血的针刺就的，印证着她们生命的图腾。

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涉足过“红灯区”，都是从红灯区里闯荡过来的。

红灯，禁止通行的标志。红灯区，通常都与灯火灿烂的宾馆、舞厅，以及喧嚣街市的咖啡馆和设备简陋的路边小店联系在一起。这林林总总的一切，如同秽土上滋生的毒蘑菇。也有它的菌种、土壤、湿度、温度和气候。

堕落的女人也是女人。虫蛀的红苹果也是苹果。剖开她们，如同切碎红苹果。就必须从这块土壤说起。

已在艰难腾飞的中华民族，“百川沸腾，山冢崔嵬，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引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在炎黄子孙们行为和观念的巨变中，沧海循序变为桑田。

但是，束缚人们精神数千年的绳索完全腐朽并化为陈迹了吗？麻木、迟钝、沉睡了数千年的神经彻底清醒并复活了吗？

腐朽的陈迹能悄悄荡去吗？

鲜活的神经不会孳生癌瘤吗？

历史是严峻而无情的。

江河东去，泥沙俱下，亘古皆然。

汹涌大潮下边有暗旋的潜流和泛起的沉渣。

沉渣泛起之处便成了完全非法的“红灯区”。

“红灯区”分布之广，海岛边疆有之，都市古城有之，集镇乡村有之。或大厦公寓，或陈宅陋室，或蓬蔽茅舍，或车站码头，或舞厅茶座，或荒郊矿区……

也分布在不少人卑陋的心间。

这股丝丝缕缕吹自各个阴暗角落的淫风，污染着共和国的空气，侵蚀着共和国的肌体。

能掩耳盗铃吗？

能“红肿之处，艳若桃花”吗？

能“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吗？

是到了脓疮必须割除，淫风必须荡涤，污秽必须清理的时候了。

查禁取缔客观上（包括隐蔽的，伪装得相当巧妙的）的红灯区，或许并非难事。但是，查禁取缔人们心间的“红灯区”，即是有着极其丰富斗争经验的专政部门，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我国的历史上有过数次秋风扫落叶般的禁娼纪录，秦时倡导贞洁，官娼一度衰落；宋代司马光创礼教，程颐、朱熹倡贞节，娼妓为之锐减；太平天国来得更绝，严刑厉法，娼妓濒临绝迹……但是，每一次大规模地查禁之后，残留的孽种便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如蚊蝇蛆虫随着气候的适应便进一步繁衍，重新招摇现世。尤其是清末，五口通商，海门敞开，局部地区经济的畸形发展，华洋杂处，日趋繁荣，致使纸醉金迷，淫风蔚然。

时下改革正兴，国门敞开。西方鲜活清新空气源源引来，随之亦有齷齪淫秽之风卷入，诸如“性解放”、“享乐主义”……催发了共和国肌体上的病毒，这不能不是娼妓死灰复燃的原因之一。

柏拉图在《乡宴》中描绘了一种奇妙的人类形象：最早人是男女合一的，因为他们骄傲，轻视神灵，结果惹怒了上帝。上帝一怒之

下，把人的形体劈成两半，一半是男一半为女。从此之后，人就开始强烈地向往着异性，并且引申发展神往一切异质的东西。上帝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本欲让半人受尽分裂之苦，哪知偏偏让人同异性及一切异质东西的结合中，撞击出强烈的电弧光。

这电弧光有的闪耀出华丽的美，有的被焚毁或焊接出可怕的丑。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男女，诸如大大小小的喜剧和悲剧一直没有终场过。

每一个经历了青春和成熟期的男女，都概莫能外地在喜剧或悲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这里边金钱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自人类开始创造了商品后，便被商品无情地吞噬了。奴隶们麻木地僵立着，任凭奴隶主象挑拣牲畜般地掰开他们的嘴。而女性生殖繁育后代的生理功能，在人类整个自相买卖的全过程中，始终有着特殊的商品价值。

娼妓制度和婚姻制度有着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千年来娼妓制度尾随着人类，黑影般地笼罩着家庭生活。

恩格斯曾断言：奴隶制确立的一夫一妻制也是夫权的确立，同时还必然会伴有娼妓制。

古老的华夏在群婚制的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也因而不存在以色相作为谋生的手段。到了殷代便有了“巫娼”，即所谓“宗教卖淫”，是为娼妓的发端。“酣歌恒舞，苟于色货”（引自《尚书》），大概是此事记载的最早纪录。而管仲设女闾七百，其时间比梭伦创国营妓院约早 50 年，算得上是世界官妓的鼻祖。燕赵王公多娶娼妓为姬妾，更见诸于典籍。越王勾践将不守节的寡妇集中到山上，供人娱乐。汉武帝设置菀妓以慰劳无妻室的军士。

近代式的娼妓始于唐代，后世遂绵延不绝，可谓名目繁多，诸如花娘、官妓、营妓、御妓、饮妓、小姐、婊子等等。娼妓的兴盛究其原因，与都市的兴起、世风的绮靡有关。所谓公子王孙、翩翩裘马，诸多墨客骚人，标榜扬揄，使得一些名妓的稗史轶闻流传至今。

唐代除京师教坊官妓外，全国各大都市州镇均设有营妓、官妓。大小官僚均家妓成群，日日陶醉于声色之中。士大夫们流连酒色，狎妓成风，穷如杜甫、柳宗元那样的文人，至少也有一个家妓随侍。妓女在和士大夫的交往中，既出卖色相，也出卖精神文化素养。诗人同妓女的关系，既是嫖客与妓女，又是吟诗作对、配曲作歌的诗友，如王昌龄、王之涣和双环，李白与金陵子，杜牧与张好好，白居易与阿软，元稹与刘采春……都是诗人作诗、妓女作歌配曲为之传播。

宋代都市的茶肆酒楼被官私妓女充塞，卖笑卖唱，淫声喧哗。上自君王，下至官吏、学士，狎妓玩妓，纵情享乐，不以为讳。风流皇帝宋徽宗后宫粉黛数千，还热恋名妓李师师。一代硕学大儒范仲淹，出将入相，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然而，他守饶州时创妓馆庆朔堂，眷恋其中一幼妓。离任后，写了一首诗寄给挚友魏介，诗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常有别离恨，为托东风赶将来。”魏介得诗后立即买出这个小妓馈赠给范仲淹，才解去范仲淹心中的缺憾。苏东坡、秦少游更是风流倜傥，所到之处皆与妓女打得火热。苏东坡贬官惠州时，仍有钱塘名妓王朝云陪伴前往。

明代娼妓的势头也有增无减，蔚为大观。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官妓院，称之大院，并亲自为大院题对联。

上联：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到了清代乾隆七年，唐代始创的官妓制度才取消。官妓制度从管子创女闾算起，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 2000 多年。

以女色耗天下游士资财、精力于床第，耗才华于游戏，而不思军国政事，以巩固统治，这也许是唐宋明历朝设乐籍于京师及通都大邑的用意，实为可鄙的愚民政策。

私娼，宋代已很盛行，到明代中叶更加发达。这类妓院俗称私窠子，数不胜数，满布天下。大都市动辄以千百计，其它偏州僻邑也不乏有之。私娼歪妓充斥市井，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生。据《梅圃叙谈》记载：“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遘，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窠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遂裸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明代称此勾引行淫为“打钉”。

清取消官妓后，私娼则长足发展。六朝金粉之地南京，可谓户户皆花，家家为玉。扬州猎粉渔脂，漫成风气。有些老妇蓄养女娃，教以琵琶丝竹，粗解讴唱，即令倚门。苏州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广州珠江所聚艇船，长七八丈，列十余里。艇女均是老板所买养女，十三、四岁就会接客，每船十余人，七八万人恃以衣食。

光绪中期，北京内城八大胡同开始蓄歌妓，称小班。1905 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设巡警厅，抽收妓捐。北京娼妓业从此得到官方默许，公娼、私娼顿时增多。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政客云集北京，娼妓业便如洪水泛滥成灾。

可见中国的娼妓浊流源远流长。

如果商品关系尚存,如果人对异性的欲望在一定的范围或程度上受到限制,那么,娼妓就会或公开或隐蔽地存在。

大千世界,山山水水,日月递嬗,朝朝代代(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以后),娼妓业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不仅突破了国界,而且屡禁不绝,成了社会肌体上的一处病害。

时下娼妓卖淫活动在共和国土地上重新抬头也决非偶然。大潮下涌旋潜流,泛起沉渣,受制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而潜流和沉渣是阻遏不住浩浩荡荡大潮的。这同样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目 录

序章 痛定思痛之一：红灯区的思索.....	(1)
-----------------------	-----

第一部

第一章 飘来的“维纳斯”	(3)
第二章 猝发的冷枪	(7)
第三章 痛定思痛之二：深深的迷谷.....	(10)
第四章 天方夜谭话女侍	(12)
第五章 夜色凄迷	(14)
第六章 珠亚无双小店	(18)
第七章 大东海游泳场	(23)
第八章 餐厅内幕	(30)
第九章 痛定思痛之三：性病，戕害社会的毒瘤	(35)
第十章 鹿回头的传说	(38)
第十一章 小秋的故事	(46)
第十二章 椰子和她的《青楼志》	(58)

第二部

第十三章	痛定思痛之四：金钱世界里的幽灵·····	(83)
第十四章	晕旋的皮影灯·····	(87)
第十五章	一位舞女的自白·····	(88)
第十六章	一个舞迷的忏悔录·····	(93)
第十七章	流动“花车”·····	(97)
第十八章	新的“玛丝洛娃”悲剧·····	(101)
第十九章	风月场拾零·····	(126)
第二十章	一条金项链·····	(131)

第三部

第二十一章	痛定思痛之五：面对历史的废墟·····	(141)
第二十二章	拉皮条大王·····	(146)
第二十三章	蓝梦书屋·····	(156)
第二十四章	红桃·····	(162)
第二十五章	黑桃·····	(166)
第二十六章	梅花·····	(171)

第 一 部

第一章 飘来的“维纳斯”

公元 1986 年 12 月，我象一只候鸟飞离冰封雪裹的中原，栖身在 B 市近郊的一座椰树环抱的招待所。

当时的海南还没“热”起来，远不及现在喧闹。柏油路上不时地晃动着一辆辆牛拉破车，牛们安稳地移动着蹄脚，心安理得地翘起鞭样的尾，把一堆冒着热气的粪便留下，被后边跟来的轮子辗得四进八溅。不规则的坡地田野里，升腾着一缕缕或蓝或黑的烟团，是海岛人在“刀耕火种”。竹笆茅舍的黎寨村头，一群群泥巴猴似的顽童拼命地追逐着汽车，勇敢地向这“怪物”掷着石块，并噉噉地尖叫着，传呼着，仿佛在承袭华夏祖先的围猎。

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加上旅途的劳顿，浓浓的游兴陡然消失了。

我倒头便睡，仿佛五千里路云和月专为来此解乏睡觉的。

一股鲜烈的香水味儿驱走了我周身的慵困，并失态地作鲤鱼打挺状。

香味儿来自一位妙龄女子，洁白的柔姿纱连衣裙，洁白的长丝袜，洁白的皮凉鞋，凝脂般的肤色，使我油然想起“一尘不染”，“冰清玉洁”之类的成语，还有婷立在雪野上的冰凌花儿。

茶几上多了一杯泡好的红茶，是那种装璜精美的五指山牌。此茶是当地有名的土特产，不仅醒脑提神，还有滋阴壮阳的功效。

后来，当我了解了她的底细后，才知道这不是一杯普通的茶，

是有着耐人寻味内容的，叫“醒心茶”。

这是她的一道职业工序。

临窗的写字台上，多了一尊大理石雕制的维纳斯。无疑也是她带来的。她用软布轻轻地拭着洁白的维纳斯。随着她那纤柔的动作，我似乎第一次意识到维纳斯雕像蕴藏着一种能诱使人们去探索女性美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就是雕像丰满而富有魅力的女性裸体。雕像头部和面部呈现的美自不待言，而它丰腴的乳房下面的躯干更有一种别具风韵的美。它的左胸稍下处至腰间形成平缓隆起的优美线条，描绘出了诱人的曲线。此外，以肚脐为中心向外凸起的腹肌有着明显的肉质，宛如现代女性的腹部，而又有所不同……

虽然我斗室里那尊并不比这尊差的维纳斯，已陪伴我笔耕多年，可我好像今天才对它观察得如此详细，仿佛今天才更深地领悟到大师米罗的独运匠心。米罗创作这尊雕像的意图是想再现希腊神话中最富有魅力和性感的女神形象。作为神灵的维纳斯对作者来说只能是幻想，但米罗并不是全靠想象去创作的，他把幻想和眼前实在的女性裸体结合起来，创作出了既包含着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女神阿芙罗狄蒂那种女性美，又有现实中的女性美。

我陶醉在这一艺术珍品中了。

她在继续轻柔擦拭的同时，投来似乎不经意的一瞥：“把它放在这里行吗？”

我惊叹她那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海南语比粤语更难懂，一踏上岛土我就困惑于语言障碍，就连受过训练的招待人员，不伦不类的普通话后边也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而眼前这位姑娘真是平中见奇了。

惊叹使我疏忽了对她的问话或认可或否定地表态。

她有意无意地白了我一眼，脸上掠过一道不易觉察的快然。

后来，我才清楚她这句问话同样是带有职业特点的。

她终于结束了极其精细的擦拭，维纳斯愈加光洁照人了：“喜欢吗？”

我点了点头。天地良心，我此时并不知这仍是一句黑话。

笑意从她那涂着淡淡的眼影的眸子里流泻出来。她颇有礼貌地退至门口，点了点头后，才转身姗姗离去。

小丘闯了进来。此番讲学，接待的规格是比较高的，配了专车，小丘是我的司机。才两天接触，我就喜欢上了他。并不仅是因轮船晚点他冒着雨在海口码头等我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还有些微妙的缘故：我也是司机出身，交谈起来有不少共同的语言。他刚满二十三岁，精明干练，除了精通粤语和海南语外，还能讲一口虽然僵硬但完全听得清楚的普通话，并且直爽健谈，一路上已向我介绍了不少海岛的风土人情。

“谈妥了？”小丘乐滋滋地眨了眨眼睛。

我感然：“什么谈妥了？”

“这姑娘叫椰子，不错！行！”

我皱紧了眉头，愈发困惑不解了。

他指了指雕像：“你是记者，一定知道这光屁股女人的根底吧？”

“这不是维纳斯么？是爱神和美神——”

“狗屁！这玩艺儿在古罗马时代是妓女之神，中世纪将她作为恶魔，到了十二世纪它沾了人们崇拜圣母的光，才重新受到尊重，又过了两个世纪，它才嬗变为爱神和美神。刨根到底，它还是妓女——”

对他这番理论我惊诧之极。

他说露天机了：“刚才椰子的一系列举止言行，用句行话叫做

‘自卖自身’，她是用这雕像借代自己。”

我的心窗好像拉开了一道缝，但还似解未解：“她是干什么的，不是服务员吗？”

“名义上是服务员，其实是海蒂拉。”

“海蒂拉？”我又坠入云里雾里了。

“也就是高级妓女！”

“是吗？”我的心怦然一动，心窗的缝倏地开大了，一些封闭了许久的诸事诸人开始隐隐约约地晃动了。这对我这等资历这等年龄的人来说，是一片全新的陌生地带，于是兴致锐增。

我查阅了资料，从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作家西蒙·波娃那里，释然了“海蒂拉”这个十八世纪的舶来品。海蒂拉是拿自己的肉体和整个个性作被剥削资本的女人，她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迷惑世界，用魅力去吸引征服男人，把他们拖入女性的深渊中去。

我可是不想被拖进深渊里。

虽然我的“里比多”从不欠缺，虽然我有时见了漂亮的异性，不可以大白于天下的“意识流”也有可能产生，但从未轻举妄动过，一向是有贼心无贼胆的。

“既然到岛上了，就要呼吸一下岛上的新鲜空气，你们不是一直主张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吗？”小丘从侧翼对我构筑了多年的长堤开始了攻击。

临来在郑州车站广场，一位“相面的”拦着我，字字如铁：“老弟，你鬓额生云，眸子放光，此行必有艳福——”

莫非真的遇上了花花绿绿的事？

对已经拉开序幕的两个月的海岛生活，我变得空落落的无底了，犹如悬崖间一片飘悠的落叶。

将上演一出什么样的戏剧？正剧？喜剧？悲剧？闹剧？